

我是常昊

常昊 著

王亚平 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常昊/常昊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21-3498-4

I. 我… II. 常… III. 常昊-自传 IV. 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905 号

策 划: 魏心宏

张晓露

责任编辑: 谢 锦

装帧设计: 钱 祯

我是常昊

常 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198,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98-4/K · 289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我是常昊

常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常昊





我是常昊

【目录】

006 石库门里的黑白

- 007 1976·老城厢·梧桐路
- 015 三十九级台阶
- 023 春风十里扬州路
- 029 记住这个名字

034 世界不可承受之重

- 035 亢龙有悔
- 040 母行千里儿不愁
- 045 广岛·我的“原子弹”
- 049 东京不眠之夜

054 “天元”棋盘上的一个点

- 055 聂马收徒
- 058 英雄的擂台
- 063 破晓

068 十番棋：我的“成人礼”

- 069 年少不知愁
- 074 七小龙
- 078 龙抬头

084 一生的对手

- 085 悬命
- 090 没有送出的“建军”礼
- 096 信心：侵袭与重建
- 101 莫道无知已

106 有家的男人

- 107 向來痴·从此醉
- 113 CZM—212
- 119 河与翻身

130 涅槃（上）

- 131 步行街·凄冷的风
- 136 “我是常昊——”
- 142 死里逃生
- 148 苏醒·2004

154 涅槃（下）

- 155 宿命——千年老二？
- 161 凤凰浴火
- 168 人生一座天王山
- 174 翱翔九天

180 直捣黄龙府

- 181 福布斯·影响世界的华人
- 183 我见过的最大的雪
- 189 暖风吹得西湖醉
- 193 十年：一个结束的符号

196 两个人的“江湖”

- 197 三十而立
- 202 老兵不死
- 208 凤凰劫
- 213 回首见华亭
- 218 “李云龙”与“楚云飞”

222 圆梦·攻克堡垒

- 223 特殊意义的“堡垒”
- 227 韩国棋迷的鲜花
- 234 拒绝亮相的主角
- 239 终于，又等到他坐下
- 244 《新闻联播》报道了围棋

254 回首又见他

- 255 落霞与孤鹭齐飞
- 259 胜负短暂时，情谊千百年

264 并非尾声：不弃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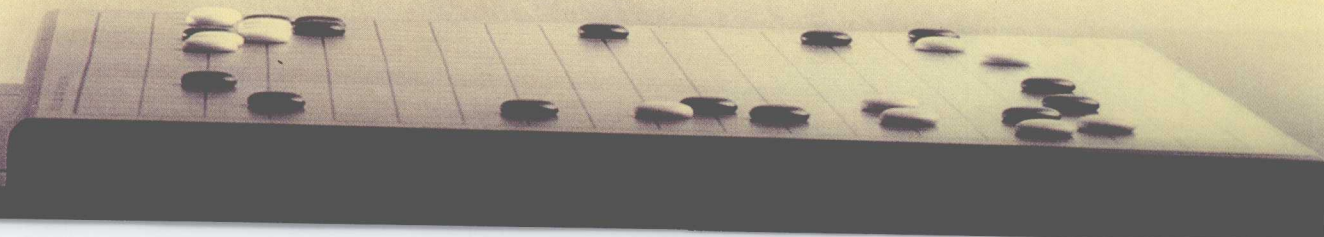
- 268 后记：十年：静静的分享



我是

常昊

第一章：石库门里的黑白



1976·老城厢·梧桐路

在中国历史上，1976年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年度，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追求物质生活的质量，这种转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活力。

这一年是龙年，纷纷出生的小龙们和他们的父母一起面对一个转折期的社会：路线斗争的讨论和各种僵硬的口号、游行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当然，我的父母——同为上海棉纺（色织）十五厂工人的常富森周樾园夫妇当时不会思考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11月7日才是最重要的日子，因为他们的独子——我，诞生在南市区（现在已并入黄浦区）老城厢地区。

上海老城厢，这是和民族尊严、民族产业息息相关的—一个名词，是在上海开埠的年代唯一与充满殖民色彩的租界抗衡的区域，或许也因为这一点，老城厢的居民截然不同于租界住客的洋派。老城厢的人务实、传统，有点保守，注重教育，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当狭小——蜗居在老式的石库门建筑内。这些建筑往往建造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到我出生的年代已年久失修，一间阴暗潮湿的十几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下三代甚至四代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很多连公用卫生设施都保证不了的家庭甚至还要使用老式的木质马桶。我们家也就是这样的：一间仅有的大房间拦成了两个部分，供三代人居住。

上海的民谚“螺蛳壳里做道场”，指的就是上海人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的生活方式——无法轻易改变住宅条件，却可以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地呈现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刚才还蓬头散发穿着睡衣刷着牙走过红漆马桶边的姑娘小伙，转眼就衣衫齐整地出现在弄堂口，汇入最精神的上班一族的洪流——这就是老城厢的人文风景。

优良的教育，改变你的人生！这些青年的身上寄托着潜藏在南



市区普通家庭内心深处的愿望。“你要用功！”“你要有出息！”“你要考上大学，吃皇粮，进大工厂，做干部，做技术员，分房子！”这些不知从何时开始蔓延生长的观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逐渐懂事，在我的心里清晰起来，当时已经是改革萌动的年代，周围随时可以听到出国、舶来品、友谊商店、黑市……这些和商品流动密切相关的“术语”。

我的父母亲当年的想法倒不是很复杂，或者说，作为双职工的他们只是满足于安顿好每天的生活，对他们自己，对年幼的我还没有什么太远离实际的期待……那些遥远的记忆一起留在了梧桐路102弄1号。

这是一条普通的里弄，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面住着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奶奶，年富力强的父母，还有就是我——一个看上去有点文静过头的孩子。

“文静过头”这四个字用来形容孩提时的我绝不是过分之言。老城厢弄堂里的孩子几乎人人以群嬉打闹为乐，更何况，梧桐路就在上海最有名的小商品市场豫园的贴邻，像我这样的男孩一般很少能抗拒外界的吸引。

豫园俗称城隍庙，上海开埠至今一直是老城厢地区最热闹的地方。从我们梧桐路走进城隍庙的大门，一对刻工精致的石狮子让我印象深刻。进门后便是各种小吃店的聚集地，这是当时城隍庙的招牌，当然招牌中的招牌就是九曲桥边的南翔小笼馒头店，多年以后，当母亲回忆我那时最贪恋的小吃时，一下子跃入我脑海的是那美味的小笼馒头、小馄饨，还有就是济济的人头，买筹码，排队；等座位，排队；拿小笼，还得排队……



当然，之所以如此念念不忘这些小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难得一尝，现在的少年大概很难理解那个年代普通家庭的窘困，别的不说，那时吃什么都离不开粮票，而每个月居民家庭的粮票是定额配给的，粮票用完了，纵使你有再多的钱，别说吃小笼小馄饨，就是在食品店买一块最常见的蛋糕或者松软程度和现在根本无法相比的萨其马，都非常困难。记得那时，能在休息日吃上一只几分钱的肉包子都是很让人满足的事——那也得附加一两粮票呢！

除了美食，城隍庙还有吸引人的独特之处。前面也提到了“小商品市场”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伊始，一些敏锐的自食其力的人在这里铺开自由摊位，渐渐开启了上海的个体经济之源。当时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就是福民路紧密的小商品摊位，数不尽的好玩的小玩意，诸如香烟牌子玻璃弹子，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种闪光发声的电子玩具枪，哪个男孩子不对此“垂涎三尺”？但是我总是强忍着不开口叫父母买，当然，我知道即使开口也未必能得到满足，因为在大人看来，这些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这，还得回到生活水平的话题上来。那时一个普通职工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元，必须承担家庭的衣食住行开支，还得存钱买一些诸如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大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任何的消费都得考虑个“用处”问题。不过，相比一些热衷拼命存钱的家庭，我父母当时的消费观已经相当超前了，每年他们都会抽空带我去周边城市比如苏州、杭州玩——外出旅游，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相当大的额外消费呢！

包括休息日的肉包、小笼，我们家在日常饮食方面一直算是不错的，后来还想方设

法给我订了两瓶牛奶。（配给制时代牛奶可真不容易弄，家里必须有幼儿、重病人，还要有相关的医疗证明，能弄到两张牛奶卡堪称奇迹。）那时外出就餐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绝对不予考虑的，而我的父母却会经常满足我对炸猪排、罗宋汤、蛋炒饭的爱好。只不过每次我大快朵颐后，才突然意识到：“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老是坐在边上不吃？”他们就会带着慈祥的笑容说“我们不喜欢吃”之类的话，多年后我读到“母亲爱吃鱼头”的故事，就蓦地想起那时看我吃美餐的父母，顿时充满温馨的愧疚。

这也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条件决定的。我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上海，感触还不是很深，张璇小时候在福州生活，感触更多一些。福州是海滨城市，水产品多些，肉食就少，她说四岁的时候有一次馋肉吃，跑出去问邻里“借”人家挂在外面的腊肉，还特地找了家姓张的“本家”，一个小孩子家跟邻居信誓旦旦有借有还……这一幕更会让今天的少男少女们感慨吧？今天，人们拥有着自己的住房和车辆，拥有着成叠的银行卡和账户上多位数的存款，孩子们能体会我们当时的生活吗？

换个角度，当时的我们也难以想象今天的生活环境，想象不到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创造今天这样的财富。在一个全家累死累活攒足一万元家底，就能成为世人瞩目的“万元户”的时代（同时还承担个体经营者没有劳保的风险），想的绝不是改善住房买私家车之类的问题，通常是期待着将来拥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和“铁饭碗”，过年过节单位能发些东西做福利，让父母晚年吃穿不愁，运气好能赶上单位分房……这就足够了。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我是很难向父母开口买那些没有“用处”的玩具的，也渐渐跟周围的孩子有了一些爱好方面的区别。

那时，我周围的孩子经常一起在弄堂里玩，分享他们从城隍庙小摊上刚刚“搬”回家的战利品，或打打扑克，玩点带赌博性质的玻璃弹子、香烟牌子什么的——所谓赌博性质，也就是赢的一方把输家的弹子牌子占为己有，这点让物质贫乏时期的孩子们趋之若鹜，而我对那种游戏的兴趣倒是一直不大。再加上当时周围的孩子



● 和妈妈在一起

大多数比我年纪大一点，我也不太擅长和大孩子相处，又有兴趣爱好上的分歧，我和其他孩子渐渐产生了距离感。

久而久之，我家里人认定我“胆小”，也怕年纪确实小一点的我出去被人欺负，所以白天多半是奶奶带着我，于是我习惯了在自己家里玩，性格也更显内向。

我的母亲周樾园曾说：“我们常昊就是胆子小！很少跟弄堂里的孩子野。我们是双职工，除了礼拜天偶尔带他出去玩玩，平时下班回家很晚的，也没空带他。家里就一个老奶奶，他也宁愿在家里跟奶奶玩。”

我爷爷去世早，奶奶裹着小脚，没读过什么书。她特别喜欢我，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当时堪称“经典”的一幕是，在奶奶剥毛豆的时候，童年的我居然很有耐心地拿个小板凳坐在奶奶身边一起剥，而且能剥上半个小时——换了其他男孩哪儿坐得住五分钟？

还有就是我比别的小孩更早地体现出怜悯心，我奶奶曾经养过猫，我要是在入睡前听到外面无家可归的野猫很凄惨的叫声，就会睡不着觉，会担心它们能不能活到第二天……这些在别人看来，都

是我“胆小”的表现，但是我有时候又特别倔犟，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又不能用“胆小”来解释了。多年之后回首，这难道就是我童年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地方吗？

正因为这种有别于其他男孩的文静、乖，所以比较讨大人喜欢（后来这种“乖”也一直跟着我来到了国少队，然后渐渐变成我性格当中某些难以磨灭的成分），无论是奶奶这边的亲戚，还是外公外婆那边的亲戚都很宠爱我。外婆也是从小疼爱我，外公为人内向，不怎么擅于表达，但还是会经常带我去俗称“浑堂”的公共澡堂，爷儿俩泡澡，其乐融融。后来我在下棋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更是家里的骄傲了。

遗憾的是，我的外婆因病于1994年过早地去世了，而奶奶、外公也在2000年先后去



● 妈妈周槭园

世了。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有时早上醒来，好像他们依旧慈祥地生活在我的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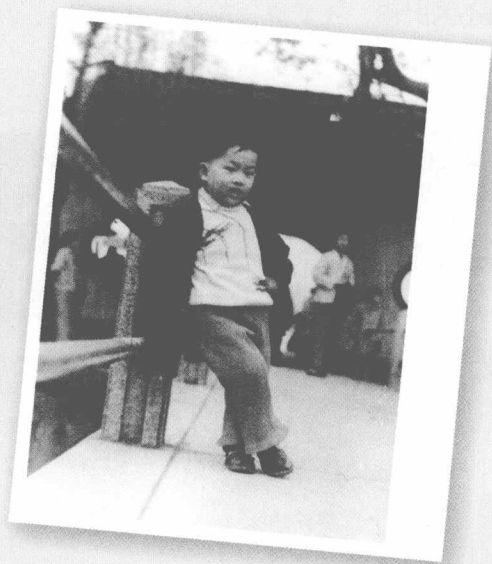
我的家庭观一直是很强的。

毕竟年少，那时的我也偶有调皮的一面。那正是《姿三四郎》、《加里森敢死队》、《少林寺》风靡荧屏的时代，我的父母偶尔也会看到我拿着丫杈子或者细竹竿在天井里挥舞，那是我一个人的“武林世界”，当然现在我决然不能回忆起当时自己为何那样乐此不疲。

我这种并不多见的外向引发了另一个特长——我在看电视里的直播比赛时，能够很完整地重复电视解说，尤其像著名的宋世雄老师的解说。比赛结束后，我就能绘声绘色地模仿一遍刚才的解说词。大家都说：这小孩学得还真像！

1982年的“世界杯”比赛前后，我能跟坐在电视机前的大人们丝毫不差地复述哪些著名的球队有哪些球星，让他们很吃惊。这也证明了我记忆力从小就不错。

由此产生另一项爱好，那就是足球。印象中，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在弄堂里踢球，也带我去斜桥的南市体育场看足球赛。有一次看比赛的时候，我一激动，大叫一声“好球”跳了起来，拖鞋上绑着的橡皮筋蹬松了，居然一脚就把鞋子踢到球场上去了……也许大家不信，当年我爸爸还真动过让我去踢球的脑筋，还是我妈妈开着玩笑劝阻了，她说我爸爸身材不够魁梧，“搞体育要讲究身体素质的，你们常家就没有吃体育饭的‘种气’。”万万没想到，小时候矮小的我后来身材还颇为高大，而且最后我还是“吃体育



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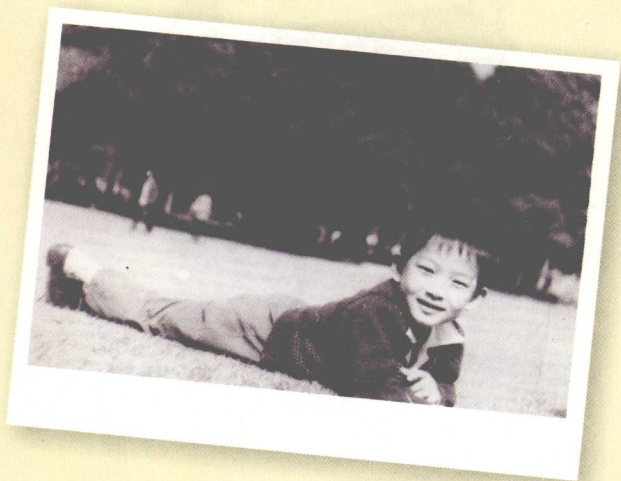
说说我的父母，我父母的组合也很有上海特点，尤其可称得上有“老城厢特色”。父亲常富森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木匠出身，家里很多的家具、摆设都是他亲力亲为。但就像传统上海男人一样，越是手巧的男人，越是不好与人争，见谁都客客气气，平时也绝少抛头露面，性格相对内向一点。而我的母亲周樾园正好相反，她脾气爽快，性格外向，说话干事都喜欢直来直去。

我父母这一代更希望小孩出人头第，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没什么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就把希望更多地寄予孩子身上。我母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棉纱女工，但在儿子教育方面却延续了南市区老城厢的传统，尤其注重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眼界。

六岁之前的我当然不需要西装领带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但是我母亲会利用休息日尽可能地带我出门，除了偶尔去外地旅游，还带我走遍上海的各类公园，享受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层次的人。她常说：“平时都关在家里，休息日尽可能带他出去开开眼界。”

当时，科学教育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

那时候，父母显然还难以想象若干年后儿子会测出138这么一个代表不错智商的数字（甚至那时连智商是什么他们都未必知道），但是他们在不多的空余时间发现了儿子聪慧的一面。我对其他孩子热衷的弄堂游戏兴趣不大，但是对智力运动却特别喜欢，而且也确实有点天赋。很小的时候，我就擅长玩各种智力玩具。所以，我父母虽然很少



掏钱买“没用处”的玩具，但对给我买智力玩具倒不吝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玩具结实，耐玩吧，像积木、棋子，一般都不易弄坏，我父母就这样启动了我的智力开发。

（这点现在的家长不如以前了，他们有很多顾虑，玩游戏啊，看连环画啊都觉得那是影响孩子学习的，其实游戏也是一种很好的学前教育手段。）

真的要感谢当时我的父母给了我足够的“机会”，从积木一直玩到魔方，当时魔方是新出现的智力玩具，玩的人很多，大人小孩都痴迷。我熟玩魔方的故事已广为大家所知晓了，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爸爸只教我玩了两遍，我就能熟练翻齐六面。然后魔方于我就不是能不能翻六面的问题，而是渐渐变成一种竞速游戏了——看用多少时间能翻完？每天我就对着一块表永不厌倦地翻……那时候我还常跟爸爸比赛，我妈妈给我们每

人旁边放一块表，爸爸边上放一块大表，我的是液晶屏的电子表，小一点，然后看着表比谁翻得快。基本上都是我大胜。我妈妈带我出去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别的大人“表演”，换得大家的称赞：

“这个小孩是聪明！”直到现在，我想教女儿时，已经忘记了翻六面的口诀，只能翻齐一面了——一晃居然也二十年过去了！

除了积木、魔方，我最擅长的就是各种棋类，什么斗兽棋、飞行棋、陆军棋、数学棋……总之都是现在看起来很“小儿科”的棋类，爸爸妈妈教了我没多久，我就能把他们轻松打败。记得那时玩跳棋，我爸爸专门做了个木盒子装棋子，棋子就是玻璃弹子。我爸爸还自己动手做跳棋的木棋盘，像后来他做的其他棋盘那样，都挺精致，有特点，可惜后来不是送人了，就是被他同事看中了要去了，我至今还很留恋。

我父母也喜欢下棋，他们经常对弈，他们下的那种棋很少让我参与，因为我虽然也学着下，但水平还是很臭。

越是不容易上手、不容易学，我的兴趣就越大。

那时下棋最好的玩伴是我奶奶，她也没怎么系统地学过，只是一直看我父母下，居然看熟了一些基本规则，比如知道“四个子围起来吃一个子”，以她这样的理解，我和她下的结果就是基本上把她的子全盘吃个干净……这样的畅快使得我巴不得和奶奶不停地下这种棋。

这，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围棋！

三十九级台阶

真正和围棋结缘，是在1982年，八九月间，暑假中的我由奶奶带着，去湖北的丹江口市探亲，我的大伯一家在那里工作、生活。

（后来知道丹江口市围棋氛围挺好，有一年“新体育杯”曾在那里举行过比赛。）